

綠洲

我忘了自己在更年輕的時候，是否猜想或與他人談論過三十歲的模樣，還是因無法猜測而顯示空白。

那是阿勃勒花季，從殯儀館離開的路上，黃花層疊結在路旁樹上，炙陽穿透花間縫隙灑落，看似美麗而炫目，但我卻感受不到那所謂浪漫的黃金雨落，反倒想起送葬隊伍沿途撒下片片黃紙，那上頭不也貼著光亮銀箔。記憶中上一個阿勃勒花開是E離開時，他以花飄落的姿態，從上課大樓縱身往下，以墜落表明自己的心志、性向，訴說自己內心，控訴那些扭曲目光。E離去之後，到完成他的紀念作品集，我都從未夢過他，直至許久某一個日常，E在夢中與過往一樣，白皙而帥氣的臉龐帶著笑，別人問他好不好，他說：「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。」如同火化之時，棺木推入後閘門即將關閉，親屬要喊著：「等一下吉時到，就要放火了，你的靈魂要離開身體。」或許另一個世界裡，他不再是生活中那隻困獸，成了全新完好的自己了。

告別式上，I C E 男友說：「她這樣沒有不好，沒病沒痛了。」他穿著很正式黑西裝外套，因墊肩而突兀的肩膀很寬，眼神裡透著灰色黯淡，卻還能擠出一絲淡笑，自以為泰然地安慰我。死後真有另一個世界嗎？當我們活著無法走到另一個世界，死後就真的能夠了嗎？我始終找不到答案。I C E 沒有特別的信仰，佛祖或上帝會不會接納她，仍是個未知。那個死亡夏季，同時也是我最厭惡活著的一段。

焦慮混雜，讓我在夜裡失眠，對藥物敏感因而多眠困倦，日子常常很兩極，仿若拖著馬車的馬匹，那馬匹因不明原因分不了方向，去了又回，然後原地打繞，又走，再回頭，不斷反覆迷失，而背後仍是沉重。走過的軌跡，覆蓋又覆蓋，或短或長，終究失去面貌。存在的日子，好像都失去了意義，也無法恢復書寫，不清楚自己能夠寫些什麼。若生存是一場競賽，我永遠都在隊伍最後，像兒時依序排列的送葬隊伍，是最後那個。將與自身相關的訊息，如報紙上那些表格化為左右兩邊比較，我這半邊能被蓋上那中間寫著勝字圓圈章的，那樣稀少。人也好像薄薄的，不是滿盛的壯年三十歲，而是昆蟲羽翼那般透而薄脆的三十歲女子，存在感低涼。轟轟烈烈排行榜上，低頭細數自己除了走過掙扎穩定下來的一段感情之外，也不曾如花盛開，像夏蟬熱烈高歌過。從鄉下到城市生存，沒有足夠能力買萬元名牌包，不懂得時尚美學，存摺記載出比入多，研究尚未起色，履歷上沒有亮點，工作也不太出色，老闆都說：「工作上沒有誰不能被取代。」，甚至老闆曾訕笑著對我說：「想出版作品，交一個出版業小開不就好了嗎？何必那麼辛苦。」

在那些笑的背後，我總是想，假設自己死去了，這世界大概也未必記得我。

重新翻閱對話紀錄，我和 I C E 擁有十多年來累積的無盡傾訴，只有彼此才能理解的傷口，我們互相舔舐與擁抱，最後一次對話卻僅是普通不過的詢問地址。那時覺得生活已經超出自身所能承載的重量，只能被動地如黑洞不斷吸收，再像一個凹字的穴，不停地朝下更深層之處陷入。我從日常逃脫去旅行，旅途中花了三個多小時車程在睡眠不足中去看富士山，從城市中心到邊緣，再到山腳下的車站，最後直上到五合目半山腰，只為了可以更靠近，好似那樣就會覺得自己好了一點，就那麼一點點。那裡是個登山口，只有御守很貴的小神社、商家，還有一個很小的郵便所。慣性地拿出預先存好的地址，為好友們一一寫了明信片。回想這些年，我都深知彼此內核裡積累憂鬱，被生活一切劃出的傷，想把那份療癒與感動郵寄給 I C E，才詢問了她新家住址。她是少數我沒有先問住址的朋友，總是知道她一直都在，因為我們一直都以最快的速度回應彼此，給對方最即時的需要。

將明信片蓋了章投入郵筒後，一走出戶外便是半山腰，抬頭可見山頂仍有光白積雪的富士山，空氣清涼而乾淨，每個角度都能見到山，一切都是那樣潔淨。

下山時，我想著那地方會不會是沙海幻境，早晨陽光落下時會閃耀光芒，夕陽西下時又會幻化成另一個顏色，四處開滿紫陽花，很高遠的地方有雪，冬雪落下時會將人刷洗乾淨，然後再飲下融雪的水，我們就會神聖般地恢復吧，住在那裡的人都像長生不老的不死之身，散發著純真的笑臉迎向外來的我們。夜晚有露天電影，所有人都搬著小板凳抬頭望向螢幕，傻傻地發出輕微笑聲。聽說想哭的時候，只要蹲下身子，泡進湯池裡面，讓泉湯暖一暖，起身睜開眼睛之後，牆壁上朝人打招呼的富士君，「嘿，你好嗎？」。

一站停過一站的山間站牌，睜開眼，樂園、神社、住家、車站背後都有一座越來越渺小的山，在漸暗的天色裡遠去。

在告別式以後，富士山療癒又一瞬間被藏到幾乎消失。我陷入恐懼與恐慌之中。無法獨自在全黑房間安然睡著，把遮光窗簾拉開一角，讓西曬房間灌入陽光，也曾兩個月都無法關燈。還在電影開場前，惶恐又心悸的衝出空無一人的電影廳。出外時將車速減得緩慢，因為怠速的關係，有大車重壓路面而過時發出雷般巨響，或尖叫似的喇叭聲，總讓自己嚇出冷汗，無力再行進，成了筆直路上車隊裡脫群之人，突兀地停靠在路旁，成為行進中模糊的風景。

朋友用很溫柔的聲線問我：「妳覺得自己到底害怕什麼呢？」

這個問題很難完整回答，除了一向避諱死亡喪葬外，我用相當不平穩的聲線說：「我覺得這世界好傷人，除了日常生活裡累積的以外，下一秒可能一個完整的人就莫名地消失了。」我也不清楚那個最深層的恐懼來自什麼？是鬼魅，是黑暗，還是那天生自然生對死的害怕。也或許是一直在尋找的出口與光亮，好像一直都不存在，在生活裡好像抓不到希望。好友服完兵役初做全職工作時，他總說每天感覺是毫無目的忙亂，上班下班，不再閱讀寫作，生活就是日復一日，自己好像有點一事無成。生活像電影中主角行駛在荒蕪的沙漠公路，一直往前，可是目的地會在哪？我們能這樣只管往前，不需在意出口或終點在哪嗎？還是我們終究是找不到救贖綠洲的人。

I C E 也曾有過夢，我知道她為了家計費盡苦心才考上公務員，中間歷經獨自流浪在北邊城市，愛情被背叛的難受。後來她買了二手繪圖版，開始圖文創作，有了一萬粉絲的專頁。無意在工作上競爭往頂端爬，她天真地滿足於基礎公務員，領固定薪資，能負擔家庭生計，其餘時間好好做自己的夢。而現實是粉絲頁的圖文越來越少，煩惱中工作與生活部分很多。而她在上班的途中，短短一瞬之間，永遠離開了世界。停滯的圖文，記錄她散漫日子裡的樂觀，可是從今而後，還有多少粉絲會記得，那個平凡沒有光圈，只有可愛的她，或我們。

那段旅途中，無意間發現餐廳小電視機裡，日本電視台放送著的消息是西城秀樹病逝。我平時對死亡敏感又多夢，這次卻毫無感應，在旅程最終在我們喜愛的樂團演唱會入場前，一封記者透過網路上的照片標記，傳來一堆探尋隱私的訊息，同時詢問她家地址，對於來自我這端的疑惑時，記者的回應卻是通知了死訊。

I C E 追星去了，她一直覺得自己就是小丸子，普通小家庭日常與兩姐妹生活，包含小丸子那種天真與傻勁，確實都像極了迷糊的她。後來她就去看西城秀樹了，幾個月後小丸子的作者也和他們在天堂相見。

在那段黑暗期中，媒體報導了 I C E，我完全無法承受她成了新聞報導，大多會顯示出她是個孝女，極為乖巧。後來網路媒體以哀悼文曝露出小丸子作者真實生活與面貌，我才發現她和 I C E 一樣有著一對細長眼，以及倔強性格裡那種樂觀不報憂內核質地。在愛情裡，小丸子和不同的男同學都傳過緋聞，事實上小丸子不愛高富帥，也不太運動健將，她要的不過就是跟自身一樣平凡，卻能相愛的另一個人。

I C E 曾說她理想中完美狀態，是在二十四、五歲結婚。在我們越來越接近三十歲時，我在同一段感情中起伏、迷茫，她說要是她就嫁了，但提到自己則說大概要像歌詞中提到的：「把相親對象，組成球隊，去奪下那世界盃」。世界盃熱烈舉辦時，我記起她躲在工作場所廁所裡哭著打給電話給我的聲音說：「我沒想

到連最瞭解我的人都不支持我。」她的選擇得不到任何支持，承擔了比我想像中更多的言語、壓力，包含「妳想讓妳的孩子過跟我們以前一樣的生活嗎？買不了新衣服，只能撿別人不要的。」這一類的問句，或是誰在賣場裡鬧起脾氣哭著要她去相親的畫面。她不斷在自我與社會眼光，以及家人中抉擇，成了焦慮隊伍中一員。關於她的愛，成為了一個不能說出口的秘密。那祕密如同一個膠囊，要被吞進身體深處，再消化掉。世界盃前早有人和她約定好要往成為真正家人的目標前進，只是他們都深知那段路有多困難，落石會不斷地打傷他們，會阻礙前面的路，然而他們依然走著。

李滄東電影裡面，肢體彎曲的女主角，想像與心愛之人擁有正常生活，如同一般情人互動。殘障、被拋棄的女人與幼稚、無法社會化的男人，他們之間的愛情終究是無法被彼此家人認可。電影的結尾，男人在即將入獄前，從警局逃脫去為女人做了最後一件事，將女人房間窗前的樹枝砍掉，使得夜晚時再也不會有令女人恐懼的樹影，投射在牆上那幅名為 Oasis 的畫上。I C E 的情人，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，則是勇敢地穿起或許是租來的不合身西裝，站在答禮區成為家屬，即使只有一天，也要陪伴著她直到最後，不讓她恐懼與孤單。我不知道當他目送著愛人，進入火裡，真正的羽化消失時，他想著什麼。電影裡男人還能寄信，女人的房間多了穿透進的光線。可是離開電影生活，誰能抓住光。穿著過寬西裝的男人，是否也丟失了綠洲？

就差一點點，I C E 即將突破三十之界線，與生日較早的我一樣，多出一。那個一，可以是個象徵代表，恭喜我們又要走向更成熟，卻未必更美好的日子，只是或許我們可以更獨立做自己吧。不要再活在討厭的框裡，無論是世俗或生活逼我們躲進那架構的，可是 I C E 怎麼成了永遠在框裡笑著的人呢？

若現實是一座沙漠，那麼離去會不會是綠洲？

在無法明確定位的時間裡，很長很長，很遠也近的日常，我都期待自己可以自然死亡，因為只有自然死亡可以不必承受壓力，沒有人怪責備自己為何自私，也不必讓他人責付醫療金錢與哀痛。但我始終沒有傷害自己，更沒有造成任何人的恐慌。只不過在每回惡夢裡，我都想著，如果可以很自然地再也醒不過來就好了。那樣一切會不會好一點？因為這世界不會有人說離開的人不好，總說要留下最美好那面。即使已經壞掉的部分，在那一刻也要好好修復。於是化妝、縫補，但是內核的憂傷是碎裂也不會被發現的。

I C E 離去後，別人以有過送別摯友經驗那種過來人身份問：「妳有好好跟

她告別嗎？噢，所以妳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嗎？」我無力去好好回應，只能說事發突然，基於宗教立場父親說去告別式什麼都別說，怕會與亡靈有所牽扯，沾染上了不屬於塵世的什麼。當自己以這些理由打發問題時，彷彿無情地在認罪，我是無情的朋友。

除了揣著憂傷與恐懼心情去送行之外，我能做些什麼？

I C E 一直很努力活著，而我卻是想死的。在她離開以前，剛付了百萬，一家簽下貸款，住進新家，也才勇於重新擁抱最初的愛情，每一天認真工作，在週末偶爾約會看個小電影，或尋找畫圖靈感。我以為這是邁向那個多生長出來的三十加一嶄新的開始，生活即將走在筆直軌道上。

小丸子作者的離世，被認為是與燦爛的平成世代告別。小丸子所展現出的僅是作者對於理想生活的投射，而現實依然是將美好倒過來的黑暗。可是樂觀的小丸子會說：「只要好好活著就會有好事發生。」下段旅程能再看富士山時，我想我會用笨拙的發音唸出口語中的「富士」，我們都會好好活著吧。I C E 的離去，或許是焦慮、恐懼與哀傷的最大數，但也能成為終結，再重新開始活著。我必須理解死亡，告別三十，持續的讓加一的「一」，不斷拉長再向後延，直到創造出自己的理想生活。然後沙漠公路的盡頭，綠洲在等著。